

闲情偶寄

生活直击

读书记

□雪小禅

我是喜欢读书的人,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。因为我的近视眼就说明了一切,我近视完全是因为读书,不是因为刻苦学习,而是因为上高中时点灯熬油看小说,以至于近视了。

我读书起点特别高。这一点也是不能否认的,为此我还接打过。

四五岁看的彩绘书或连环画印象几近于无,大概是父母怕我哭闹给我的。我真正有记忆的读书是上小学五年级,一日放学回家寻找一条裙子穿,因为我的箱子在上体育课搞脏了,我不停地翻着家里的箱子和柜子,我忽然发现了一本书。

于是我看到了书的名字——《金瓶梅》。十一岁的我不知它是本什么书,我便坐在地下翻看起来,结果是吓了一跳,那里面的画吓住了我,而文字更是让人脸红心跳。我几乎是怀着做贼的心读了几页,越读越喜欢,那种恐惧却又刺激的心理让我一往无前地读下去,甚至连母亲站在身后也没有发现。

我当然挨了打,居然读这种书。可是我心里充满了忐忑,越是被禁止的东西越是觉得无限好,是从《金瓶梅》开始我喜欢上读书的,《水浒传》、《红楼梦》……我几乎一步就跨进了成人的世界,那时我们班里的同学还在读《格林童话选》。这让我飞速地早熟,居然迷恋上梁山上的好汉与《红楼梦》里忧郁的黛玉。

上中学后我开始看国外的东西,越是记不住名字越好,我记得读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曾经泪流满面,我记得看《红与黑》曾经盼望于连不要死……很多个黄昏,寂寂天涯,独上高楼,在风中读着一本厚书。只觉得青春如此漫长,好像再也过不完了似的。

十六岁时我读完了琼瑶和三毛所有的作品,我从琼瑶那里知道了爱情,从三毛那里知道了流浪。

十七岁的夜晚我遇到了张爱玲,这才有了惊艳之美,从此读下去,越读越凉,这种邂逅是迷人的,要人命的,我终于找到自己,这一片苍绿,清凉地挂在我十七岁的枝头,一片迷茫。

我记得读最爱看的小说时,我生怕看完,生怕再也没的看,于是到最后很慢很慢慢地看,慢到自己不能承受了,可是还是完了,完了之后,就怅然地坐在那里。

这种情况,发生过好多次。

记忆最深的一次,是读普鲁斯特的《追忆似水年华》,觉得有什么梗在心头,只是难过,只是说不出的疼。可是,又觉得非要说不可,于是,我学会了写诗。我早期是一个文艺女青年,写诗,忧郁,迷恋下雨天,并且一脸深沉——全是读书害的我。

后来开始买书,看到喜欢的书,毫不犹豫地买下,买了,就不如饥似渴了,好像拥有了,可以慢慢读了,结果很多书一直太新,就这样失了宠,书真是非借不能读也。还是被人催着赶着才会真读,才会有那种紧张快感。

也曾以书友会,来回借了还还了借,有几个还差点发展成爱情,到底还是有世俗心,觉得他们长得不太好看,于是,还是停留在了精神层面上。

十年之后,我褪去了青涩,不再看那些晦涩难懂的西方哲学史,不再把尼采、罗素、萨特挂在嘴上,我看手子恺,看蔡志忠漫画,甚至,买来菜谱和《插花大全》看,甚至,我看《圣经》,为了一句“爱是恒久忍耐,又有恩慈。爱是不嫉妒。爱是不自夸。不张狂。爱是永不止息”。

我还看《偏方大全》,明星小报,还看俗不可耐的《如何让你的男人永远爱你》。

我的男人问我,你怎么不把杜拉斯挂在嘴边上了?

我笑了笑,回答他说,我要把你挂在嘴边。

现在我读书,大多在卫生间里。

因为大段的时间太少,我要写字,我要工作,我要洗衣做饭,我要逛街,我要散步,我要和密友聊天,我还要洗个头做个美容……读书的时间是这样少,所以,上卫生间的时候,我总是夹一本书进去,日子长了,卫生间里居然总有十几本书,不要以为这样不尊重那些书,凡是让我带进卫生间里的书全是一等一的好书,因为太想看,因为太迫不及待,所以,带进了卫生间。

我只是,只是不再炫耀那些外国人名,不再卖弄自己读过什么书,见到读书人,也只是说,哪本书不错,不妨一读。

和年少时的我比,我少了轻狂,多了随意的心。

偶尔,我会翻看小时候收集的那些连环画,才发现,那最初的美,原来是那样打动人。

我知道,所有的读书都会由浅入深,然后再由深到浅,就像生活本身一样,开始的开始,我们总要深刻要浓度要哲理要找个一二三四,可是到最后到最后,就像董卿唱唱的京东大鼓一样,空手来的你空手去,这世上,只有那个爱你的人是你的。我相信这句话的本真,读书和做人,何尝不是一个道理?

所以,不要怪我捧着本菜谱也会津津有味吧,因为,生活本身就是一本书,要读好,就是用最简单的办法最简单的心。

编辑:孔昕 邮箱:kongxin3057@163.com

红尘中那些温暖的称呼

□积雪草

滚滚红尘中,总有一些称呼让我们无法忘记。

去超市买东西,看商品说明书的间隙,听见旁边一位老人家轻轻地喊了一句:“宝儿,你过来看看是不是这个牌子的?”声线柔和亲切,我以为他是在叫宝贝孙女,不经意间抬头,猛然看见货架后面转出个老太太,70多岁的样子,头发都白了。她笑意盈盈地说:“问我干吗?你喜欢就买呗!”

我不由得怔住了,这样的爱称,居然是叫一个老太太。一句“宝儿”,叫得亲切自然,一定是叫了一辈子才如此顺口。我不由得想起一句歌词: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,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,直到我们老得哪儿都去不了,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……

很多人,爱情没了,爱称也就没了,又或者,岁月的打磨与淘洗,年轻时的爱称,半路上换掉了,换成了哎,喂等其他代词。

等我老了,他也会这样叫我吗,把年轻时的爱称一直沿用到老?我不由得想痴了,呆怔在货架前,忘记了要买的东西。

去医院看医生,排队的时候,一个站在我前面的老太太东张西望,像丢了东西一样,嘴里嘟囔:“毛毛,你去哪里了?眨眼的工夫就把你弄丢了!”我以为她丢了孙子,忙建议她:“去服务台用大喇叭叫一声就找到了。”一句话还没有说完,她的毛毛就气喘吁吁地站在她面前,一个劲儿地小声解释:“妈,我去楼下划价交钱了,只离开一小会儿,你老就想去发寻人启事啊?”

他的小玩笑并没有让我觉得好笑,倒是他的名字让我有了错觉,再想不到这个叫毛毛的,居然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大男人,长得高大,魁梧,说起话来却是小声小气,甚至有些撒娇的意味。我暗自猜想,毛毛这两个字一定是他的乳名,必定是跟了他半辈子的,在父母的心目中,是一个专属名字。

男人也好,女人也罢,活在这世间,就算你老得走不动路了,就算你老得哪儿也去不了了,在父母的心目中,你仍然是他们的小毛毛,一声呼唤里面藏匿了多少爱意。

去海边广场散步,晚风,斜阳,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手里扯了一串气球,在广场上一边跑,嘴里一边喊:“老白,等等我,等等我好不好?你别走这么快嘛!”我循声望去,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女子衣袂

飘飘。她停下脚步,回头看小女孩,脸上挂满笑容。

三四岁的稚童,喊自己的母亲为“老白”,我不由得失笑。想起邻居家的一个男孩,十五六岁的样子,正在上初中,每天一团火似的,只要他一放学回家,家里就热闹起来,喊外公为帅哥,喊外婆为美女,喊母亲为小冯同学。

如果按照旧时约定俗成的习俗,长幼尊卑有序,这样的称呼无疑是大逆不道,可是现行社会,对私人生活,私人称谓要求宽泛,私底下,只要不触及法律,不危害他人,怎么称呼都行。邻家男孩对长辈的称谓,其实也没什么不好,把长辈们往年轻里叫,至少会有一种心理暗示的作用。

红尘生活中,称呼只是一个人在尘世过往中的一个符号,但是,一个温暖的称呼会让人心生爱意,生活得有力。

悠悠我心

骑手和马的爱情

□李晓



埃,渡水登山紫雾开”,这是四蹄如风,全身火炭红的赤兔马,关羽千里走单骑的马,就是它。汗血宝马,则是匈奴骑兵决胜千里时的坐骑。

一个骑手和一匹马的最初相遇,往往是这样的。骑手走上前去,欣喜而爱怜地抚摩着它的鬃毛和脖颈,它也安静地享受着这爱昵的动作,这多像一个男人抚摸着心爱女人的长发。一匹马,遇到了悬崖和深渊,它本能的动作是躲避与退却,这时,如果马背上的骑手显出惊慌失措,这匹奔跑的马很有可能会跌倒或后退,它跨越障碍的雄心和力量,完全来自于骑手的信心和指令。任何退却的信号,都可能让马改变前进的初衷。所以,你看古代那些伴随将军出入生死的战马,几乎没有苟且偷生的怯懦者。战马和将军的爱情,丝毫不亚于“我愿做长风绕战旗”用性命追随将军的歌女。

马,本质上是善良的。布封在文章《马》里说,马的天性绝不凶猛,它们只是豪迈而狂野,从来不主动攻击其他动物,如果它们受到其他动物的攻击,它们并不屑于和对方搏斗,仅是把它们

赶开,它们成群结队聚集在一起,纯粹是为着群居之乐。马是草食动物,动物之间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,与它们无关,天地苍苍,草木旺盛,生存的资源何其丰富,所以马总是安闲地生活着,没有动物之间的相互妒忌。

这样一匹马,不是和我想象中的美好女子一样吗?与妒忌无缘,吃的是草,没有口臭,打的喷嚏也充满了草木之香。更让我动情的是,一旦忠贞相守,除了共同奔跑,甚至可以为你付出性命。人马合一,一世相依。所以一个骑手这样说,骑手到一定境界后,就是对天地万物升腾起了慈悲之心。

那天,我的这位骑手朋友从马背上缓缓下来,扑向我,和我抱头痛哭。他哭着说,马老了!就像一个孩子,我哪能忍心去吮吸母亲干瘪乳房里渗出的带血的乳汁?在这个时代,我还从没有看到一个人和他的宝马奔驰凯迪拉克告别后,有这样揪心的情景。

月光下,那匹在我们凝望中的老马,成为一幅孤独的剪影,断肠人,只是咫尺之遥。

我去参加一次告别,骑手和马的告别,那匹即将退役的马,它的奔跑再次掀起了大风,草原上绿浪滚滚。

骑手的眼里,大地突然开始摇晃,原来是泪水滑落到草丛中。马肯定是感觉到了,它仰天一声悲壮的嘶鸣,让天上的白云也跌跌撞撞撞撞后纷纷退去。

骑手的内心羞怯而狂放,他还是一个敏感的人,但远没有一匹马更敏感,马的神经系统特别发达,神经细胞是人的100万倍。任何一个细如游丝的动作经过它身上,它都会抖毛和颤栗。一个羞怯的人成为一个骑手之后,是他和马的相互成全。骑手把马骑得通透了,马和骑手之间也变得通透了。

在他成为骑手后,他发现,一匹马和骑手的相遇,其实好比人间的爱情,骑手和马,他们完成着在尘世里心心相印的奔跑。

骑手告诉我,很多人都

认为,马是强悍的,马是不羁的,其实,在马还没有找到最佳骑手前,它是怯懦的,这可以从马那温良如深山老泉的目光中看出来。你什么时候看见马的眼睛像狼的目光那样,露出狰狞与仇恨?马天生是服从的,它的本性就是怀疑和奔跑,你看马受惊后的第一个动作,是跳起来,然后逃跑,直到它自己感觉安全了,才像一个惊魂落定的人一样,在四野闲逛,甩甩马蹄,抽抽鼻孔到草丛间嗅一嗅。你看见那些在草原上腾云驾雾般奔跑的野马了吗?它们多半是受到了凶猛动物的追逐,它们是在逃命。

只有骑手找到了马,才迎来了它真正奔跑的时代。回想一下冷兵器时代那些沙场里的战马吧,你可见它们最后的嘶鸣,穿越迢迢时空而来。在历史的尘雾中,还有多少奔跑的马蹄声响起?“腾昆仑,历西极”的天马,是汉武帝纵横天下的坐骑。“奔腾千里荡尘



健康山东——我行动 我健康

“巧媳妇杯”《我的健康故事》有奖征文启事

大地开展“健康山东行”之际,“我行动 我健康”更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理念和生活态度。为了让广大读者互相交流各自的健康经验,共同分享各自的健康体会,本报与省卫生厅、省健康教育所、山东巧媳妇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举办“健康山东——我行动 我健康”“巧媳妇杯”《我的健康故事》有奖征文活动。

征文活动细则如下:

1. 征文时间:从即日起至

至12月31日止。

2. 征文要求:以亲身经历为切入点,以故事形式为叙述方式,以健康经验或体会为核心内容,形成一篇生动可读、真实可信的800字左右文章。

3. 奖项设置:一等奖5名,各奖价值500元奖品一份;二等奖10名,各奖价值300元奖品一份;三等奖15名,各奖价值100元奖品

一份;优秀奖若干名,赠送赞助单位产品一份。

4. 投稿E-MAIL: wxdwj@126.com; 征文请一律投送电子文本,并注明“健康故事”字样。



编辑:孔昕 邮箱:kongxin3057@163.com